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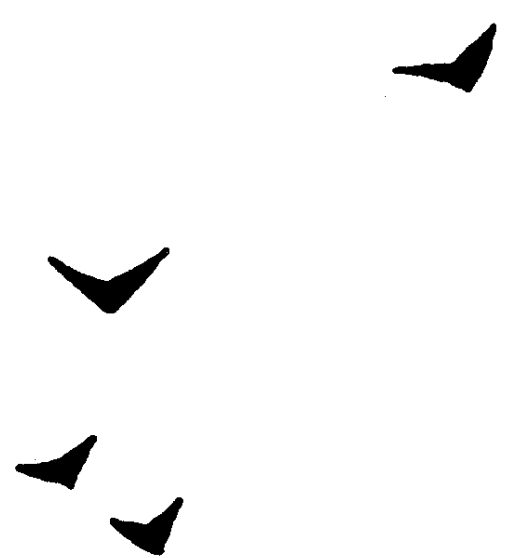
王正寅 著

落鳳坡遺案



落凤坡遗案

王正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五年·沈阳



落凤坡遗案

Luofengpo Yian

王正寅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28,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 插页：3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9,000

责任编辑：毕友言

责任校对：扬言

封面设计：潘树声

统一书号：10158·852

定价：1.50 元



作者小传

王正寅，一九三〇年生，辽宁省大连人。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长期在基层做党、团和文化工作。一九五八年下放劳动，一九八〇年调到大连《海燕》编辑部工作。

先后发表过短篇小说《水》《山雀》《招财进宝》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大连市文联专业创作人员。《落凤坡遗案》是其第一部长篇小说。

目 录

题 叙	1
一 故人来	14
二 头三脚	29
三 雪乱飞	46
四 搬金山	68
五 小女子	88
六 影绰绰	110
七 靴鞢队审案	128
八 告 状	149
九 将计就计	164
十 神秘的白脸人	180
十一 小来福的紧急报告	193
十二 冬月雨	206
十三 动脑筋	229
十四 除夕夜	250
十五 刺猬仙出洞	271
十六 罪犯是谁	288
十七 捕“狼”	311
十八 阳关道	327
尾 声	346

题 叙

随着一阵嘎楞楞的声响，从山口拐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年汉子。山路不平坦，行人急匆匆。他那高大的身躯和车后载着的大行李卷儿，压得半旧的自行车不时地发出不舒服的声音。从他的眼神和嘴角流露出来的志高意远的神情看来，他的座下骑仿佛不是一辆浑身唧唧作响的车子，而是一张弓，要把他这一支箭射向一个遥远的目标。

沈俊山！这个名字在这一带山区的政治舞台上隐没消失多少年了。这曾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他是公社境内一个偏远村庄——尖子山办初级社时期的干部，后来又当大队支部书记。尖子山，形状好似个冒了尖的大粮囤子。多少年来，沈俊山没有一天不在想怎样把尖子山变成大粮仓的。他动员庄稼人跟他办初级社，奔高级社，踏“金桥”奔“天堂”。他一直坚信这每一步，都是前进的脚步。直到中国农村进入割庄稼人“尾巴”的时代，他才迟疑了。回头一望，庄稼人的日子，反而不如入股分红办初级社那阵子红火。

“嘿嘿，”沈俊山冷笑着，用衣袖抹去了脸上的汗水。两只蹬车子的脚，突然缓慢下来。

那年挂锄季节，公社党委副书记阎兵领着批孔批儒的学理论检查团，来到了尖子山。发现这里计工制度搞小包工，大车、拖拉机在外边拉脚，劳力在城里搞副业。社员们的小块园地种满了烟苗、花苗、草药，女人老人在家编筐、织篓、赶小集……尖子山没有法家，没有马列！分明是孔老二统治着尖子山！尖子山是土围子！阎兵在尖子山摆开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战场。

“尖子山的孔老二！……”从各个大队选拔上来的、出类拔萃的长角长刺的理论骨干们，围拢着沈俊山吵闹着、嘲笑着。

“你们懂马列么？”沈俊山气得浑身发抖，大声争辩着：“我这是庄稼人喜欢的马列！……”

“庄稼人还有马列？”阎兵这个理论家当即又给沈俊山送上一顶帽子：“你是农民党，所以你和小生产穿一条裤子！”

沈俊山等待“审查”去了。阎兵的大义灭亲可扬了名。因为阎兵的父老子阎家栋，是沈俊山的亲亲的两姨哥哥。阎兵把沈俊山批倒了，完全是以革命的名义，丝毫没有顾及沈俊山是自己父亲的两姨弟弟。不过，沈俊山虽然倒了，他的“庄稼人的马列”却也扬了名，它象一颗种子，悄悄地埋藏在有心的庄稼人的心里，期望着有一天破土而出。那年，沈俊山被监督劳动后，他的位置由年轻的副书记张小海代替。但是阎兵选人没眼力，张小海虽然年龄相当，可他是沈俊山的忠实信徒。尖子山的党员都是沈俊山按照党章要求吸收入党的，党员、干部、积极分子差不离儿都是沈俊山的“徒子徒

孙”。阎兵想赶尽杀绝是办不到的。二年后，阎兵发现尖子山的班子里，沈俊山的阴魂不散，张小海与沈俊山在耍双簧，决定要动“大手术”时，国情变了，只得放下了。

秋后才翻过的土，显得那么苍老，又那么肥沃，冬小麦都长出一拃高了，青油油的，从山根到路边，如同铺着一块块闪光的绿色的软缎。如今虽说已过小雪，但辽南的初冬，气候不正常，西伯利亚的寒潮一过，黄海的暖流就折回来，俗称“三寒四温”。麦苗儿一点枯萎的意思也没有。看来，在上大冻之前，它还要抢着疯长一气，为明春的返青、拔节，备好底气，不把即将来临的严冬放在眼里似的。

“人长一世，草长一秋！”沈俊山蹬上了山坡，面前的道路突然宽阔平坦起来，心情也随之爽朗开来。如今虽然已是四十挂零了，但是还能够再干二十年！

不知是故意安排的还是巧合，为他平反后，重新安排工作上任的日子，竟是前不久的“四人帮”下世二周年的那一天。那一天他被公社党委书记田耕民和经过清查据说没有问题的副书记阎兵找到了公社机关来。

沈俊山兴冲冲地拉开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屋内却没有一个人影。在一张两头沉的大办公桌上，放着一张当日的报纸，在一篇社论上，用钢笔画了许多圈圈杠杠。那对面桌子上，一本《红旗》下压着一摞儿红头文件。沈俊山看到这两张办公桌子，推想到了它们的主人。好看报纸社论的是田耕民。那一张桌子，该是小书记阎兵的了。时代变了，这两个人还在一间屋子里，对头坐着工作，亏他们有这种耐性！记得文革一开始，公社里头一个打倒的当权派就是田耕民。公

社机关的造反派给他定的罪名是“背叛革命路线”。反复批斗后把他送到最偏远的大队——落凤坡去劳动改造。后来总算说他有了“悔改”表现，让他抓生产了。不过，在组建党委的“爬坡”会上，他却差点儿没爬上“坡”去，有一桩公案缠住了他。那就是学理论骨干阎兵，在批孔老二、批儒家的运动中，上挂下连，批判了田耕民文革前在落凤坡搞的一次“分红案”。那一年田耕民刚到公社担任党委书记，发现落凤坡太穷，没钱分红，一时头脑发热，在公社的支农经费中批准了一千元钱，给落凤坡分了红。据阎兵分析说，这种恩赐主义，实质上是起到了瓦解落凤坡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作用，因此直到今天干劲上不来，生产上不去，还是穷得没钱分红。这件事把县委副书记赵乾坤都惊动下来了，狠狠地抓住，亲自参加组建党委前的“爬坡”会。田耕民包袱过分沉重，一连多日留在“坡”下。赵乾坤正准备以此为理由让阎兵取代田耕民做公社一把手时，县委书记王志国出头干涉了，他把田耕民问题承担过去，说这个“分红案”当时县委已经批评过，是已经了结了的公案。于是，田耕民勉强恢复了公社党委书记职务，阎兵当了二把手，人称小书记。从那以后，赵乾坤就把这个公社当作自己的点公社，把落凤坡当成点大队，而田耕民面前总有爬不尽的坡、整不尽的风了。久而久之，田耕民在心理上逐渐发生了变化，觉得阎兵是这里的主人，而自己不过是呆了很久，终将离去的客人，凡事只有阎兵开了第一腔，或是签了字，他才重复地补上一腔，或是在阎兵的官讳下面签上个小小的模糊的名字。难怪啊，幸亏他这个人是水、脂肪、蛋白质组成，又有新陈代谢之

功，如果是别的什么物质，也早就揉搓成碎末儿了。

“这个‘走资派’真的不‘走’了！”沈俊山惨然一笑。

一阵喧闹声从西厢房透过来。沈俊山急忙离开书记办公室，来到院子里。西厢房是公社机关的食堂，里边人影绰绰，有杯盘撞击的声音。沈俊山迟疑地拉开了门。嗨，只见机关干部们围坐在摆满酒觞的桌子周围，举杯投箸猜拳行令正热闹。人们见了他，一齐站起相迎。阎兵口喊大叔，抢先过来扯着沈俊山的手，把沈俊山让在他与田耕民之间坐了下来。

田耕民已有几分酒意，脸堂通红，笑着解释：“俊山，你来的正好，公社机关的同志们提议，今天是粉碎‘四人帮’两周年，大伙在一起聚聚餐。来，你把我这盅喝了！”

“不行不行，”阎兵把田耕民递给沈俊山的酒盅推回去：“我大叔的，我给他斟。你的，你得喝，冲今天这个日子，喝不喝是个态度问题！”

闻虎色变。田耕民忙说：“哎唷，这帽子我可戴不了。”一拥盅子把酒干了。

沈俊山问田耕民：“我是来报到的，得趁天还没晌，到社办企业去，若是灌了个大红脸，就没法进门了！”

阎兵急忙说：“大叔不急，今天你尽管吃尽管喝。”说着，诡谲地一笑，“情况有点变化……”从兜里掏出一封信塞到沈俊山的衣兜里，“回家再看。”

沈俊山一怔：“什么变化？”

田耕民说：“是啊是啊，你先喝，情况略有变化，略有变化，饭后再谈。”

• • •

会有什么变化？不是派他到社办企业去当支部书记么？

“我提议，为沈俊山同志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到社办企业去当党支部书记，干一杯！”

喊话的是个瘦瓜脸、瘦身条的汉子。沈俊山认得他，是公社公安股长大老崔。

干过杯，大老崔走过来，说：“吃完饭，我给你讲讲案子，社办企业案子可不少，都是经济方面的。”

“你别打岔，”阎兵摇摇晃晃地推开大老崔，面对大家欢快地喊：“再过两个月就是一九七九年了，现在请耕民同志给我们讲讲明年将大见成效的大好形势。”

田耕民酒兴方酣，说话前连打了两个酒嗝：“咱们干农村工作，很辛苦，我也没有什么好慰劳大家的，借助一杯水酒吧。我们虽然辛苦，可苦中有乐，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农村而工作，这是崇高的事业！”教书先生出身的田耕民，动了感情：“从土改到现在，唉呀，我做农村工作，快三十年了。这三十年，我是亲眼看到农村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看得很清楚，太清楚了！从人民公社化到现在，又快二十年了，我们的农村怎么样了？……”

正在这时，有一个头戴破火车头棉帽，身披开花棉袄的青年社员推开门，探进头来找民政员。民政员一见了他，就不耐烦地嚷：“你们今年怎么来的这么早？还不到时候呢！”青年社员跨了进来，贪婪地扫了眼前桌上的酒馐，红着脸说：“阎队长叫我来打听你，今年的救济款能不能早点发？”民政员说：“上边还没发下来呢，再说，早发晚发不耽误过

春节就行呗。”

青年社员红着脸走了。

“这是哪个大队的？”公社副主任方胖子问。

“这个人叫杨三儿，是落凤坡大队阎懒子小队的。”

阎懒子，多别致的诨号！全屋的人都哄笑了。

在笑声中，田耕民突然转回身对沈俊山说：“对你来说，社办企业不是最需要的，所以，党委打算不派你到那儿去了。”

“到哪呢？”沈俊山一惊。

“落凤坡。你看——”

“哦！”几乎就在这一声惊愕同时，沈俊山作出了回答：“我去！”

“真的？不过，可别反悔啊，那可是个苦地方，我在那儿劳改过，我知道的。”

沈俊山“噗”地一声笑了：“我倒是想到那种地方，抻巴抻巴我捆了多少年的胳膊腿儿，伸伸懒腰……”

嘎楞楞，车轮飞转着。麦田看不见了，迎面扑来的，是层层山峦。穿过这层层山峦，就是目的地了。一个倩丽的身影，越来越清晰地映上脑际。

李玉洁！一个久远的、然而却是甜蜜的、牵动心弦的名字。她的乳名又那么动听——小女子。

一九四二年日本小鬼子的大东亚战争，正在吃力的当口。沈俊山的爹在尖子山打头抗出荷粮，倒在了宪兵队的日本刀下。他的妈妈为了逃避汉奸巡捕的威逼，悬了梁。七岁就无父无母的沈俊山，在落凤坡的姨家长大。姨父在本屯地

主刘善人家赶车，劳金很低，家中三张嘴，早已累得他驼了背，又加这个外甥，无法挑得起这副生活重担。沈俊山刚刚过了十岁，就送到刘善人家当半拉子，推磨、劈柴、伺候当家奶奶，简直赶上个整人。但又跟整人不一样——受零气，又不给饱饭吃。刘善人的文明棍动不动就抡在头上。

那时，常常怜惜他的，除了姨，还有两户人家——一户是在刘善人家当伙计的四更叔两口子；另一户是住在刘善人家房后的李姓小户人家，夫妻二人身前只有两个女儿，二女儿乳名小女子，年岁比沈俊山小几岁，生得秀嘴秀眉，甩着一条小发辫儿，常在刘善人的大门口玩。

有一天，小沈俊山刚挨了文明棍，自己坐在门口的石板上哭。突然听到一阵嚤嚤哭泣，从耳旁传来。抬头一看，原来是常在刘家大门口玩的一群小丫头片子中的一个。小沈俊山好烦腻，撵她一边哭去。那个小丫头非但不走，反而凑近了他，指着他头上的包：“我给你揉揉。”小沈俊山这才知道人家在心疼他，就停住哭声，抽噎着不让她揉。她眼泪汪汪地问：“你家呢？”他摇头。她又问：“你妈呢？”小沈俊山呜地又哭了。从那以后，二人成了好朋友。她每当看到小沈俊山吃不饱、倚在背阴的山墙根上咽唾沫，就把她事前准备好的抹着豆酱、夹着葱叶的饼子嘎儿，送到他的手上。有时借着到山上拾柴的空儿，他带她在凤凰崖上骑鸟头，在驴头岭上的刺猬洞里捉迷藏。两颗幼小的心，天真无邪，但很甜蜜。在那无依无靠、苦难深重的年月，小女子成了小沈俊山一天也难以离开的小伙伴儿。

解放了，土改了，沈俊山在姨父分得的土地上劳动着。

那时，姨父全家五口人，已经能够吃饱饭了，但沈俊山还是喜欢吃小女子给他抹的豆酱、夹着葱叶的饼子嘎儿。这工夫，他们都十好几了。

建国前夕，县区人民政府把一九四二年领头抗出荷粮的受害人，都尊为抗日烈士。尖子山党支部把沈俊山从落凤坡接回尖子山，送他上学读书，抚养他，培养他，衣食住由村公所包下来。在离开落凤坡的头一天晚上，沈俊山跑到小女子家的后窗外，把这喜讯告诉她。那天是仲秋节，她在家中正要把一小摞儿月饼，包捆起来送给他。他恰好在后窗外喊她。她就捧着月饼跳出了后窗。一听他要回尖子山的喜讯，不知怎的，她哭了，一摞月饼掉到地上，摔碎了。

沈俊山读了几年小学，墨水够用了，村上等人用，就当作了村干部。二十三岁当了党支书。这时候，他和小女子的爱情已趋成熟。每到一起，就舍不得分开。有时，在尖子山的村边小榆树林里，二人依偎着，望着空中高悬的圆月，憧憬着他们的未来。有时，在落凤坡下的小溪边，二人并排着坐在水边的捶衣石上，把腿脚伸到清清的溪水里，唱着《凤凰歌》：

凤凰落山坡，
百鸟来唱歌，
穷人不受苦，
盼那好山河。

可恨财主东，
招来巫妖婆，

定下黑驴计，
独霸好山河……

这充满哀凉情调的《凤凰歌》，包含着一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早年，大早年了。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夏夜，风儿不吹，蝉儿不鸣，蛙儿不叫，狗儿不吠。月儿照得村子如同一泓清水。庄稼人都在酣睡中，人人都在做着的一个美妙的而又相同的梦。一个头挽双髻、身披五彩纱衣，美貌绝世的少女，从空中冉冉而来，在村后山坡上那贫瘠的穷人的田地里停下了。她扬手呼喊人们，告诉他们，她要为他们当中最勤劳最善良的人造福，让他们年年获得好收成。庄稼人在睡梦中全都笑醒了，此时天刚微明，晨星尚未全都隐去，家家户户门户大开，空街倾巷，全都涌向后山坡下。只见山坡上，竟有一只闪着五颜六色光芒的凤凰，落在那里，映得空中的云，都变成了彩霞，河中的水都变成了彩练，一群一群的鸟儿盘旋空中，在向她朝拜呢。只见她朝着满坡禾苗儿，轻轻地挥动着两只彩翅，不一会儿，苗儿蹿起来了，粗壮了，绿油油的，眼看就要结出果实了。这时，惊动了村中一位财主爷，他深知凤凰不落无宝之地，如今偏落在泥腿子们的地里，岂不要坏他财主家的风水？便急忙香汤沐浴，备足五牲供器，也学着百鸟朝凤的故事，到坡前燃香焚纸，请凤凰到他的祠堂享受香火。凤凰对弥漫山坡的香烟纸灰，早已恼怒，及至听了财主满嘴胡说，更嫌俗不可耐，便掉转身去，只把屁股对着他。引得庄稼人放声嘲笑。财主恼羞成怒，喝令家丁们挥动棍棒，要把凤凰撵走。然而，谈何容易！五彩羽毛

立刻放射出刺人眼目的光芒，谁也近前不得。于是，财主便要暗中计算她。有一天，财主重金买得一个巫婆的妖术，在落凤坡对面的青石山上，燃起黑驴粪，趁着风顺，驴粪烟包围了凤凰。凤凰不及提防，身子已陷在驴粪烟的图圈之中，只听她一声哀鸣，滴下两滴眼泪，一身美丽的羽毛，都失去了颜色，再也飞不起来了，化成了凤凰崖。从此，财主得意了，庄稼人天天都在盼着凤凰醒来，世代代都眼巴巴地等着过上好光景……

小女子中学毕业时，把学校奖给她的金笔送给了沈俊山。沈俊山因为没有准备，把自己蓝色的毛背心脱下，带着体温穿到她的身上。秋收以后，他们就要一块儿到区上办理结婚登记。可是，偏偏这时，社教运动开始了。不久，惊人的消息从落凤坡传来——小女子的爹李老犟，在运动中要替庄稼人说句话，正儿巴经地找到工作组组长，说：“同志啊，你往上头学学话吧，共产党分给庄稼人的土地，在庄稼人手里还没等热乎，又入了高级社，在高级社还没等热乎，又联起乡并大社了，这可不是乡下佬吃鲜瓜——净挑大的来……”还有什么可说的，一顶帽子牢牢地戴上了，接着就是三日一批，五日一斗，这个直性人受不了，一跺脚，跳了崖，戴着“帽子”见了阎王爷。而沈俊山与小女子的婚姻，也跟着吹了——区委为了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不同意他们的婚事……

山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沈俊山用袖头抹了一下脸，在两只眼角处是一股温湿的东西，不象是汗水，那么，难道是泪，足足二十年了，各自都成了家。妻子柳青枝为自己生了

个儿子，今年参军刚走。那边，听说嫁给了从北城来落户的人，名字叫孙忠实。当时，小女子在信中告诉他这个名字时，说是忠诚老实的意思。那么，怎么成了贼？她，怎么也成了可疑的嫌疑分子？

在他这次动身到落凤坡走马上任前，公社公安股长崔政德——人称大老崔，拿着落凤坡的卷宗找到了沈俊山。向他介绍了落凤坡的“敌情”。在落凤坡，从“四人帮”年代起，就盗案无穷，小偷小摸不断，大偷连年发生，又破获不了。仅卷宗里有记录的，就有一九七五年第五生产队场院上一次丢失苞米二千斤，案子未破，撤了看场人马福锁；七六年仍是第五生产队，竟在仓库里丢失刚入库的小麦三十麻袋，案子未破，撤了仓库保管员孙忠实；今年九月九日晚，又在第五生产队的场院上丢失苞米三千多斤。这一次，人们有了经验，案发后注意保护现场，民兵在场院附近拾到一条有凤凰图案花布补丁的面口袋。大老崔配合大队干部，用这块花布补丁，挖出了孙忠实，现正与他的妻子李玉洁分头拘留审查。

“你听我说！”大老崔一得意，露出了他的口头禅，“我们把这案子起了个名儿——‘凤凰案’！”

沈俊山打了个寒噤。心里暗道：天公真会捉弄人！我面临的是庄稼人多年不得温饱的穷山沟，盗案蜂起的落凤坡，而当年的情侣，今日正在那里做阶下囚。好个凤凰案唷！

家栋大哥渴望着我去。是他感到力孤了，想起了我这个小弟弟？那天到家后，就掏出了阎兵塞在兜里的信。“俊山弟，自从你姨死后，十几年没见到你来落凤坡了，真是想苦